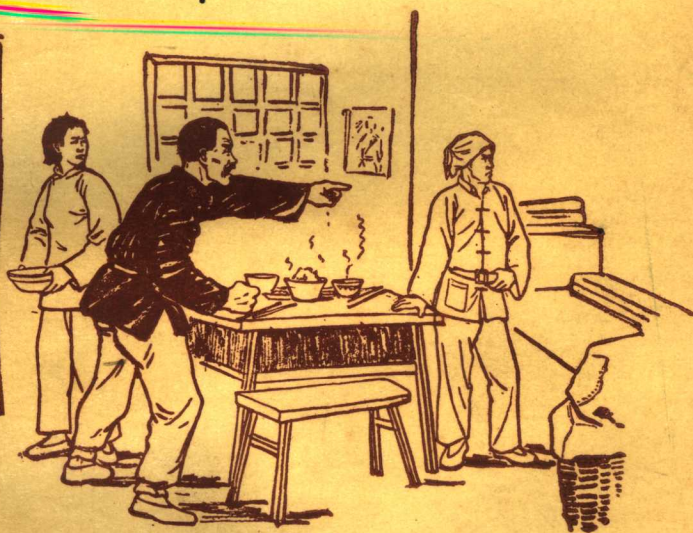


西戎著

麦收



麦 收

西 戎 著

作 家 出 版 社

一九五六年·北京

責任編輯 周 延 責任校對 石永胤
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 京 東 四 頭 條 胡 同 4 號)
(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57號)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

*

書号 566 字數 89,000 開本 787×1092 耗 1/32 印張 5 1/8 插頁 2

1956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1956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數 00001—10000 冊

定價 (6) 0.47 元

統一書號：10020·565

定 价：0.47 元

目 次

一个年輕人·····	1
麥收·····	24
糾紛·····	45
在前進的路上·····	85
宋老大進城·····	105
喜事·····	131
活出來了·····	137
誰害的·····	144
后記·····	162

一个年轻人

在縣里开罢会，我决定到宋家坪農業生產合作社去。

宋家坪農業生產合作社去年試种棉花成功，今年擴大了棉田耕种面積百十來畝，縣委會要我去作一次調查工作。那是八月間的一个早晨，我正准备动身，听說大天下午進城來的宋家坪社里的大車，碰巧清早要赶回去，我便搭上了这輛用一头牲口拉着的铁輪車。

赶車的是一个五十來歲精力飽滿的老头，臉孔紅紅的，眉毛淡淡的，留着兩片小燕翅膀似的鬍子，一見人就咧开嘴笑。他把車套好，一聳身坐在轅桿上，笑眯了眼睛对我說：“同志，坐好吧，这一跑，就把你拉到咱農業社的炕上啦！”看样子，老人还是个挺爱說笑的人哩。他把手里的鞭子在轅驢头上一甩，鞭梢發出了尖銳的响声，轅驢擺了擺耳朵，甩了甩尾巴，腰一躬，铁輪車就在不很平坦的石头路上，咚咚隆隆地顛簸起來。

出了城門洞，順上了大路，老头便把鞭子收起來，用手輕輕在轅驢屁股上拍了一下：“噠啾！”然后回轉身

來，看了看我，露出情不自禁的笑容，彷彿心里蘊藏着什麼稱心如意的事情一樣。忽然，他樣子很神秘地問：

“同志，你知道不知道，省城里開的甚麼會？為甚麼還叫咱莊稼人去參加哩？”我一時不懂他所問的意思，正無法回答，他伸手過來，拉我一把，臉湊得快要挨住我的臉了，小聲補充着說：“咱農業社還去了一個人哩，是上頭指定的，是個閨女，在咱社里當的是技術指導委員！”於是，他直起頭來，大有感慨地繼續說：“是個能幹的人吶，比我強！我這車，就是送她來的！”

噢，我想起了，省里最近正在召開農業生產會議，佈置秋季評比檢查，通知各地領導生產有成績的先進人物去參加。于是我好奇地問：“你們那閨女是誰？”

“誰？”老头疑問地瞅瞅我，似乎奇怪我竟連這樣一個有名的人物都不曉得。他豎起大拇指，樣子很神氣地說：“就是咱村那個青年團支書呀！人樣子長的有點胖呼呼的，可是渾身是勁，下地幹活，男子漢也抵不上她。人們都喊她‘胖女子’，大名叫宋桂梅。真是好樣的，別看她表面上不言少語的，心里作事，謀心大，我們社里去年種成了棉花，她起了大作用啦！”

老头的話，特別是他那說話的神氣，強烈地吸引了我。于是我要求他把這閨女的事情，詳細詳細給我講一講。他用手指夾着我送給他的煙捲，猛吸了一口，往兩邊理了理散亂的鬍子，笑着說：“你不嫌絮煩？好，

——噓啾——不嫌絮煩，我就給你把她種棉花的事情說一說吧。”

事情是这样——

頭年秋天，村里辦了農業生產合作社，上頭叫社里派一個人到縣農場受訓。按縣上的意思，是說這一帶的土質，種棉花最相宜，想着來年叫社里先試種几畝，給大家做個樣子。於是便決定幫社里訓練一個種棉的技術指導員。

社長張雲山把這件事給社員們一講，社員們都不知道該派誰去。有的說要派種地有經驗的老年人，可是老年人都推說人老心雜，學不成個樣子；這當然也算理由，但更多的其實是怕將來種不成落埋怨。會計宋有財不是在會上講嗎：棉花這東西，可是樣難侍候的庄稼，熱了不行，涼了也不行，旱不得，凍不得，弄不好，又花資本又誤工，事關全社的收入，豈是要的！老年人沒人願去。有的說得派個有文化的，村里有文化能撈筆桿的人，扳指頭數數，就那么兩苗半：社長張雲山有些文化，能去嗎？社里的事多，黨內的工作他還要領導，整天忙的馬蹶車；會計宋有財識幾個字，就是能離開，去了保險也學不好，因為試種棉花這事，他一直是個反對派，而且還打賭呢：“要能弄成，把我的頭割下來當尿罐！”到底該派誰去呢？研究來研究去，最後黨支部

开了个会，决定派宋老头的闺女宋桂梅去。

挑选这个闺女，張云山和别的党员有这么几条想法：第一，这闺女是青年团员，做工作热情認真，对党分配的任务，向来是積極完成的，去了放心。第二，她文化不能算高，只上过三个月速成班，可是平常自学努力，早就能咿哩哇啦地給团员們唸报了，提起筆，也能歪歪扭扭地寫兩筆，學習起來進步快些。第三，这闺女虽然年輕，但人挺老实，一向是張云山的一个好帮手。党支部也是有意要培养她。

宋桂梅一走三个月。过了年开春的时候，回来了。她回村的那天，村里很多人都不敢認她了：辮子剪了，留成个短頭髮，个子長高了一点，臉也更圓更胖了，身穿透藍的制服，揸个背包，手里还拿着粗粗一大捲，咚咚咚地走進村來。

人們欢欢吵吵地跟着她一直到社里去。都納悶：她手里那一大捲是啥呢？是扯的布？用指头彈彈，硬鏗鏘地崩崩响。打开一看，嚯，紅顏綠色，原來全是画。仔細再看，这画可不平常：上面有拖拉机，有馬拉犁，有庄稼苗，有蟲蟲鳥鳥……。一时三刻，村里的人挤了滿堂堂一窩，大伙兒挤着看，爭着問，比供銷合作社櫃台上買花花布都熱鬧。桂梅攔下背包，水都來不及喝一口，就給大伙一張一張講：这說啥，那叫啥，幹啥用的；說到拖拉机，她还特別講了講她在農場看見机器耕

种的情形。听的人觉得怪有意思，誰也不想走了。

社長張云山，早就盼桂梅回來把社里的生產提高一步，这时見取回來这許多宝，高兴的嘴都閉不攏，在人堆里挤來挤去，見人就說：“快去看，早給你們講社会主义就是要用新法子种地，你們不信，看，新法子是好是坏！”

社里的财务會計宋有財，这是个怪人。大伙都高兴地一边听桂梅講，一边不断發問，他偏要說怪話，抬死槓。有人問桂梅：“咱这里到甚么时候就能用这些机器啦？”宋有財接住說：“等着吧，鬍子白了差不多！”桂梅說：“你說的倒远，只要咱們加勁，用不了十年！”宋有財說：“加勁？把腸子头拉断也不抵事。咱这里是甚么地土，十年九不收，有机器抵甚么用？老天就把人害苦了，机器也管不住老天哇！”桂梅說：“不用机器，人也能管住它，新法子就是要管住老天！”“哼！說的比唱的都好听，受了兩天訓，倒有了登天的本領啦！……”

宋有財就是这样个怪人，斗大的字識那么兩口袋，就好像世上沒有他看不透的事，說出个話來，又笑人又气人。譬如社里要办件什么事沒办成，他就要說：“我早就有言在先嘛，說你們办不成，你們不听，看看！”如果这件事办好了，他又会反轉話題：“看看，我早就看出來能办，这不是办成啦！”他在社里当會計管銀錢，

常常和大家發生爭執。例如社里去年決議買肥田粉、新式步犁吧，他偏不通過，好像社里只有他才懂得甚么該買，甚么不該買。雖然事實証明他的有些作法是錯誤的，但他仍不肯承認，反而向社員們表功，說不是有他管家，这个社早不知垮成甚么样了。

这天，宋桂梅給大伙講了一陣在農場學習的情形，張云山看見大家情緒很高，就叫她講講今年試種棉花的事，把這件事再醞釀醞釀，看群众有什么反应。宋桂梅立刻精神抖擻起來，她告訴大家，她臨回來的前一天，縣農林科還叫她去开了一个会，專門研究了一下社里試種棉花的办法，叫她帶回來和大伙商量。

桂梅話剛一落音，窩里人哄地就吵成一團。黨團員們和一般青年人听桂梅說種棉花能增加社的收入，對國家也有利，自然都拍手贊成；但這些話跟有些社員，特別是几个年紀大点的，可就彈不到一根絃上了。有个叫二貴的社員就故意問道：“上頭真是要叫種棉花呀？”張云山笑着說：“看看，這件事社里醞釀了几個月了，咱們當初送桂梅到農場受訓是為了什麼？”還是二貴說道：“我比你清楚。前年咱在互助組的時候，不是上頭也說能種？種了一回結果怎樣？還不是全瞎了，白倒工！”這時那个宋有財看看桂梅，擺着腦袋，附和着說：“種吧！那是十冬臘月販瓷器，還嫌盆罐砸的不碎！在咱這地方想種棉花，哼！還想栽搖錢樹哩，要有那福氣

才行！你們要能把棉花種成，把我的頭割下當尿罐！”

“可不要把話說絕！”有個青年叫着說。

“這算啥絕不絕，茶碟打水，一眼看透底的事嘛！”

大伙你一言，他一語——特別是宋有財，和這個頂了和那個抬——吵的快把窩也抬起來了。

桂梅臉紅紅的，別人不熱，她却滿頭是汗，也許是聽着宋有財的話，心裡發急。她沉不住氣，就搶着說：

“前年種棉花，一來大家沒有那麼大力氣，二來也不懂新辦法，現在咱們辦了社，有了這麼大力氣，……”

話還沒說完，宋有財又插進口來：“種庄稼又不是打老虎，人多能抵什麼用？新辦法再能，也治不了涼病，咱這裡庄稼愛凍，你的新辦法能縫張大被窩蓋到地裡？到時候棉花種瞎了，錢花了，人工白貼了不用說，別的庄稼也誤了種，打不下糧，賠了錢，社員們鬧意見，誰負責？還不是老鼠掉到面缸裡，干瞪白眼。你說有辦法，先把這辦法想一個！”

這些話說破了一部分社員的顧慮，有些人就跟着點起頭來。有個圓眼睛的青年人，衝着宋有財說：“依你呢？什麼也不敢幹，開口就是早知道，你知道什麼？從前互助組裡種瞎了是沒經驗，今年有咱桂梅帶回新法子來，你還怕什麼？就是花點錢，也不花你一人！”宋有財哼兩聲，說：“一個桂梅，十個桂梅也是長的一個鼻子兩隻眼，比誰多不了一樣，也沒有長出三頭六臂來。我

老实說吧，不要看見人家东川里种棉花眼紅，咱們沒有金剛鑽，就別想攬瓷器。弄不成！”

二貴跟着也發表意見了，虽然他也反对社里試种棉花，但他比宋有財会說話，不是那么直冲直撞的。他用手推推宋有財，讓他說話看住点火色，接着就悠声慢調地問道：“桂梅，你說咱这里能种棉花，你种过几年？”这句话听起来平平常常，但意思非常毒实。

桂梅正要回答，社長張云山慢慢站起來了，他說：“大家不用抬死槓子，有話心平气和地說，反正什么事都应该大家商量妥了才能办呢。”他轉过身來，又向着宋有財：“有財叔，你說說你的理由！”

宋有財故意提提眉毛，眨巴兩下眼睛，說：“理由也不多，咱文化淺薄，又沒受过訓練，叫我說，我就瞎說吧！”众人也都覺得不耐煩了，有人就叫道：“話短些，学的那么討厭。”宋有財挖了那人几眼，繼續他的嚕嚕嚒嚒的發言：头一点說地气涼，根本出不來苗，第二点說缺水，种棉花沒有水，出來苗也得旱死，第三点怕冻，第四点怕下雹子……一陣提了七、八、十來点，最后还是那句话：“你們要能弄成，把我的头割下來当尿罐！”

听的人都笑了，但一时都沒再出声。桂梅努力使自己不急不气，慢慢地說：“有財叔，你說了这一大筆流水賬，沒一句是中听的。照你那么說，什么庄稼也不用种

了，誰敢保險今年不早，不凍呢？可是辦法由人想，你說缺水，咱們打井開渠，怕凍咱們防凍，新法子多着呢。只要肯幹，沒有辦不成的事！”這時有些人就活潑起來，有人立刻跟着幫腔：“對，胆小落個怕死鬼！”

宋有財不服氣，就對旁邊那個跟着幫腔的青年說：“你的胎毛才脫了幾天？缺水打井，一口氣能吹成？至少得花這錢，”他伸了三根指頭給眾人看，“還有人工，至少不得百十來個，過兩天地里送開糞，忙了，誰還有功夫幹？七弄八弄，趕把井打成，早誤了四月八了，種棉花，栽菊花也趕不上啦！”

大家又哄笑起來，只有桂梅繃着臉。

這時桂梅爹見大家意見不一致，有些替自己的閨女着急，便小聲埋怨着說：“你沒有孫猴子的本領就敢取藏經，你看能說過大家？”桂梅一聲也不出，只把眼睛看着社長。

大伙也都望着張云山。只見他不慌不忙地笑着說道：

“大家回去再好好想一想吧。種棉花是件大事，還得召集社員開個會才能通過。我的想法是，咱們不種棉花，怎能發展工業生產呢？上級號召種棉，是為了咱們的國家建設，也是為咱們社員增加收入，對國家對社員都有利。縣上說咱這裡能種，我看准錯不了，上級又幫咱們訓練了技術幹部，為什麼就不能試一試呢？——可話又說回來了，大家的謀慮也不是沒有理由，咱都回去

再想想，改日开会通过吧！”

不是这样一收，恐怕再吵下去也仍然没个着落。宋有财和二贵们这时也变了话，二贵打着圆场说：“对对，改日通过。一定要种棉花，总是人家受了训的有把握。鸡不撒尿，自有门道。上头想叫咱种棉花，能给大伙增加收入，谁能说不是一片好意？可是咱社里人多心不齐，在哪块地上试验，怕得看看人家主家愿意不愿意。鹬话说到头前，不要地种坏了，又落埋怨！”

当天会就这么散了。桂梅一回到家里，就倒头睡在炕上，饭也不吃，只睁着眼睛出神。她原想着在县上订好的计划，回来后如何一步一步照着进行，不料还没开腿，拦路虎就这么多。她爹也回来不断叨叨，劝她收一收心，不幹算了。怎么办呢？算了吧，真不甘心；坚持幹吗，困难可真不少哇！一个人就这么脑子里打麻团。忽听门外有人叫：“桂梅！”是社长张云山来了。进门就说：“睡啦？”桂梅腾地坐起来，说：“你说怎么办？棉花到底试种不试种？”张云山掏出小烟袋来抽着，笑说：“是你洩气了？”桂梅还没言声，张云山又说：“社员大多数还不是没意见，有意见的也只不过宋有财他们几个人，思想得慢慢打通。既然上头这么号召，怎能不试试呢？大伙怕种不成，就先少种它几畝，万一种不成，影响也不大。成功了，再扩大也不迟。你看呢？”桂梅还没说话，她爹在旁边说道：“我看算了

吧，大伙都不同意。再說，誰願意拿自己的地做試驗？种坏了叫人一家子喝西北風哇？話說在前头，我的地就不能拿出去試驗！”云山笑着說：“大伯，試驗是全社的事，万一失敗了，也是虧众不虧一，你想，大家都有吃有喝，能眼看着誰挨餓？”云山又問桂梅：“你學習的究竟怎样？真有把握呀？”桂梅也不敢肯定說完全有把握，不过她根据自己在農場學習的情形，相信是能种成，便点点头。云山說：“好，那咱們立刻就去找党团員开会動員。办什么事也不能沒困难哪，当初咱們建社难道就容易來着？”

桂梅得到了支持，又高兴起來，送走了云山回來，就掀开鍋盖舀飯。她爹在旁邊瞪了她一眼，說：“为公家的事，能急的飯都不吃了，真是天下少有你这閨女——冷啦，再塞把柴火热一热！”桂梅边吃边說：“不涼！”呼呼嚕嚕一气吃了兩碗，把碗一撂，便跑出去开会去了。

党团員真像火車头，前边一动，人們也就跟着动开了。社里终于通过了試种棉花。桂梅說服了她爹，就拿桂梅爹的地試驗。而且决定立刻打井。有少部分人虽然不大贊成种棉花，但打井也还是跟着幹，因为社里都計算劳动日，也虧不了誰。

說起幹活，还是年輕人勁头大，說幹就幹，力气也

大，熱勁也高，鏟頭掄的猛快，挑土跑的像颶風，一面幹，一面還乐的哼哼小曲。看來勢，真能一口气挖成眼井。其實工夫也費的不大，只十天，井打成了。張雲山從供銷社拉回來一架水車，裝好，套上毛驢“噠啾”兩聲，清朗朗碗口粗的水，就順着井渠嘩嘩地往地裡流……。

頭一仗打勝了，宋有財這些人，反對的勁頭才松了松勁，不過總還是背地嘀咕，依然是那句老話：“能種成棉花，把我的頭割下來做尿罐！”桂梅聽見裝個聽不見，心裡說：“由你說吧，等種成了看你怎么說！”一心一意關照下種的事。她領導着把棉地深耕了兩犁，淺耕了一犁，耙了兩遍，上了適宜棉花成長的底肥，整天跑到地裡，好像打扮個出嫁的閨女似的，這裡刨刨，那裡鏟鏟，打整的又平展，又松活，腳踩上去，就像踩到塊棉褥子上。

谷雨節令到了，該下種了。可是天氣不湊巧，這幾天老颶風，大清早，地皮凍的都有些發僵。這天，桂梅一跑到社裡，就聽見人們吵吵：有的是耽心她弄不成，更該叫宋有財他們誇口了。有的是沒有信心。桂梅爹也替閨女捏了一把汗，黑夜悄悄勸她收收心，種別的庄稼算了。桂梅呢？見天氣也老是冷森森的，小河水又薄薄結了一層冰，也有些不安。心上好像吊了塊磨盤，沉甸甸